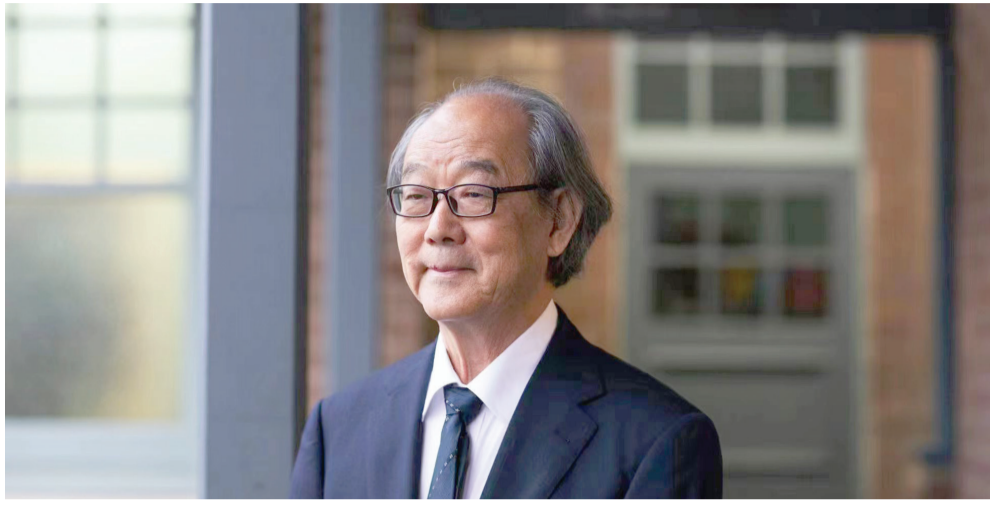


# 李尧 畅游茫茫译林

本报记者 王小柔



对话李尧  
我在翻译时  
犹如攀登高山

记者:翻译是挺孤独的一项工作,名字总是要隐身在原著作者之后,很难被读者记住。文学爱好者往往通过一些大赛脱颖而出,翻译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活动?

李尧:1983年,上海《外国语》杂志和南京《译林》杂志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一次中青年文学翻译比赛。我那时虽然已经翻译出版了四本书,在报纸杂志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但对自己的翻译水平究竟如何,心里没底,就想参加比赛,一试高低。比赛的评委都是享有盛名的老翻译家,题目是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儿子》。结果揭晓,全国4000多名参赛者中有40个人获奖,我是其中之一,是西北地区唯一的获奖者。

记者:您翻译了很多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跟英美文学有什么不同之处?

李尧:我已经翻译了60多本书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英美文学,包括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约翰·福尔斯、马丁·艾米斯、玛丽莲·罗宾逊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和他们的作品相比,我觉得澳大利亚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浓厚的澳大利亚风情。澳大利亚的历史人文、自然景观、生活方式、种族矛盾都为不同时期的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舞台与空间。我翻译的澳大利亚作家亚历克斯·赖特的《卡彭塔里亚湾》和《天鹅书》深受当地口碑相传的古老文学传统的影响,字里行间闪烁着绚丽的色彩,有人称之为“原住民魔幻现实主义”。这种风格给翻译带来许多困惑,我在翻译时觉得犹如在攀登高山。我认为读他们的作品,也会给我们当下作家的创作带来启发。

记者:澳大利亚文学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吗?

李尧:2009年,我开始翻译亚历克斯·赖特的长篇小说《卡彭塔里亚湾》。赖特的曾外祖父是从广东开平到澳大利亚的华人,我了解到她的家族故事之后,帮她从一大堆档案中找到了她曾外祖父叫徐三保的证

据。有一年,她利用到广州参加“中澳文学论坛”的机会,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来到开平徐家祠堂。她和我成为很好的朋友,视我为兄长。后来我又参与翻译了赖特的《天鹅书》《地平线上的奥德赛》。

记者:您目前在翻译什么作品?

李尧:目前我正在和西悉尼大学的韩静教授合作翻译亚历克斯·赖特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福地》。这是一部长达60多万字的巨著,翻译的难度很大,但很有价值。希望这本书能尽快跟中国读者见面。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适合翻译的材料。万般无奈之下,他硬着头皮给非常敬仰却素未谋面的大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教授写信,希望得到帮助。没想到的是,他很快收到了王佐良教授的回信,同时还收到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的两个短篇小说《紧身甲》和《小马驹》的复印件。王佐良教授信中的每一个字都传递着力量,他还告诉李尧怎样通过图书馆“异地借书”。八年后,李尧和王教授第一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见面,提及此事,老教授还依稀记得。王佐良一生中不知道帮助过多少像李尧这样的年轻人。

写信专业户备受青睐  
诺奖得主作品成遗憾

那个年代,李尧是“写信专业户”。为了深爱的文学翻译,他像一匹不知深浅的野马,东奔西突,不仅冒昧地给王佐良这样的大翻译家写信求助,还向英语国家的作家写信求援。1981年6月,李尧从乌兰察布盟科技情报研究所一堆落满灰尘的英文资料中,发现新华社发布的一份内参,上面刊登了一篇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他欣喜若狂,很快把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翻译成中文,还通过新华社给爱丽丝·门罗写信,抱着渺茫的心情,想与这位当时还不被国人熟悉的作家取得联系。

没多久,李尧奇迹般地收到门罗的回信和她的两本小说。一本是她的成名作《快乐影子之舞》,另外一本是《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李尧信心倍增,志在必得。他一边认真研读,一边开始联系出版社,但敲遍了所有能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社大门也无人应答。原因很简单,爱丽丝·门罗那时还籍籍无名。等到2013年,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各大出版社趋之若鹜,而她送给李尧的那两本书已经在书架上被冷落了整整32年,门罗的亲笔信至今还被李尧珍藏着。

回到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大学的一位澳大利亚老师送给李尧两本书,一本是帕特里克·怀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人树》,另外一本是《亨利·劳森短篇小说选》。李尧对澳大利亚文学一无所知,但他被这两本书吸引着,走进了一个新奇、陌生的世界。两位作家真诚、朴实的文字让他想到,面对凄风苦雨,草原上的雄鹰总是从世人看来最不可能起飞的山崖展翅高飞。李尧置身于内蒙古,偏居一隅,远离当时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比较集中的“北上广”;他孤军奋战,不属于任何一个“朋友圈”;他学历尚浅,与学术渊源、名校培养出来的翻译大家不可同日而语……对他来说,要想飞上文学翻译的蓝天,几无可能,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就是山崖上孵化出来的雏鹰,睁眼所见就是辽阔的蓝天,他要展翅高飞。

伯乐总是出现在身边  
选择澳大利亚文学方向

初涉翻译时漫无目的,李尧碰到什么就翻译什么。尽管也懂得,只有专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才能有所成就,但他既无人指导,又无书可译,只能乱闯。从零开始翻

译澳大利亚文学,可以说困难重重,李尧想起一个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胡文仲教授,他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最早派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著名学者,上世纪80年代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风靡一时,胡文仲教授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和全国电视观众一样,李尧也从屏幕上认识了这位老师,觉得他一定不会嫌弃自己这个远在天边的学生。于是,李尧发奋“写信专业户”的特长,再次拿起笔,给胡文仲教授写信求助。这封信投到邮箱里,李尧惴惴不安。而奇迹总是重复出现,一个星期后,他收到胡教授的回信,信中简要介绍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现状,并说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在国内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大有可为。

1984年,李尧开始翻译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怀特是现代派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文字精深、晦涩难懂,翻译起来难度非常大,几乎每一个段落都有难点、阻碍。胡教授鼓励李尧:“《人树》是一座高山,爬上这座山,就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为了把这部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也为了提携李尧这名后生小辈,胡文仲教授决定与李尧合作。伯乐的出场让李尧这匹千里马越跑越快,1992年,他调到北京工作,与胡文仲教授的交往多了起来。《人树》之后,他们又合作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当代短篇小说选》。

1988年8月,李尧到悉尼参加文学活动,抽时间拜访了帕特里克·怀特。怀特喜欢独处,自从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是很少接受采访或会见客人。但是,他对李尧这个来自中国的译者非常热情,在询问了一些翻译《人树》的细节之后,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他的自传《镜中瑕疵》,希望李尧能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还说,他非常希望去中国,可惜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无法成行,如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走进中国,也算了却了心愿。望着怀特苍老但依然湛蓝的眼睛,李尧决心不负期望,一定尽快把书译完,让自己敬仰的作家早日以他的方式走进中国。

《镜中瑕疵》在1990年8月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就在李尧和时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商量如何尽快寄书给怀特的时候,有朋友给李尧寄来一份《悉尼先驱晨报》,上面赫然写着澳大利亚一代文豪帕特里克·怀特先生于1990年9月30日溘然长逝。看到这个信息,李尧十分

难受,觉得辜负了怀特的期望,没能让他亲眼看到这本自传的中文版。

最近几年,李尧足不出户,翻译了帕特里克·怀特难度最大的小说《特莱庇的爱情》。这本书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文笔清丽,凄婉动人。李尧觉得,怀特会用另一种方式满面春风地走到中国读者当中。

放弃文学创作  
一心一意做翻译

李尧也曾立志成为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但有一件事,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到悉尼拜访怀特时,送给他自己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秋天的微笑》。而站在怀特面前,看着他身后书架上摆放着一部部著作,李尧似乎看到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那么,自己的书的读者,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小说而获益?几乎就在那一刻,他做出决定:放弃小说创作,全力以赴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从悉尼回国至今,他埋头翻译,挖掘自己作为文学翻译家的价值与潜力,同时挖掘澳大利亚文学宝库那些闪闪发光的珍宝。

《荆棘鸟》的作者考琳·麦卡洛和李尧也是神交已久的朋友。他翻译了《荆棘鸟》姊妹篇的小说《呼唤》,或许这是李尧的译者中销售量最好的一本,首印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麦卡洛为李尧译的这本书写了中文版前言。2011年,她的自传《没有烦人琐事的生活》出版后,很快就寄给李尧一本。这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翻译,但部分章节已经成为李尧在北大教“高级英汉笔译”的教材。

1996年,李尧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辛德勒名单》作者托马斯·肯尼利的小说《内海的女人》。前不久,85岁高龄的肯尼利又给李尧寄来自己的新作《狄更斯男孩》,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很快会跟读者见面。

翻译家打破语言的关隘,将世界名著带给我们面前。这么多年来,李尧和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已成莫逆之交。他写过一篇《翻译使我高尚》,他觉得翻译这些享有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作家作品的过程,就是净化灵魂,让自己变得高尚的过程。

曾经一度放弃小提琴  
却让他懂得了坚持的意义

耀漳小学三年级时学到换把,每天重复练习,让他渐渐产生了抵触心理,我们出现分歧,大吵了一架。耀漳一边哭一边大声喊:“我再也不要拉琴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激动,如果再逼他,孩子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拉小提琴了。最后我们商量,决定先暂停一段时间。之后半年,耀漳一次都没碰过小提琴。我问刘老师:“这孩子究竟是不是这块材料?”刘老师很肯定地回答:“只要坚持,耀漳一定能成才!”正赶上天津要举办文艺展演,我试探性地问耀漳:“想不想再次上台?”他没说话,我知道他内心是渴望的。在我的鼓励下耀漳开始练琴,比之前还认真,或许正是这次“放弃”,让他懂得了坚持的意义。

小升初时,刘老师建议耀漳报考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并推荐了王冬雪老师。见面时,王老师很热情地和耀漳打招呼:“我记得你,在文艺展演上你表现得很好。”原本有些紧张的耀漳瞬间放松下来。

王老师对每个学生都很有耐心,还会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音乐会,耀漳想演奏一首在网上听到的新曲目。我劝耀漳别给老师添麻烦,可王老师却说:“把谱子和视频发给我,我先熟悉一下。”之后王老师经常陪耀漳练琴到深夜。那次演出非常精彩,结束后,王老师的女儿对我说:“妈妈天天听这首曲子,我的耳朵都起茧子了。”我特别感动,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耀漳真是大幸运了!王老师常说,高难度技术的形成

需要长期训练,技术问题的毛病必须改正,绝不放过。耀漳上初中时,王老师有意放慢节奏,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训练,改掉了他拉琴时的不少坏习惯。

高一那年,耀漳参加了第三届福田杯全国青少年弦乐精英赛。这项赛事由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主办,评委都是业内顶级专家。那段时间,王老师几乎每天都和耀漳一起选曲目、练琴,还组织同学们陪着耀漳走台,给他壮胆鼓励。比赛时,经过三轮筛选,有六名选手进入决赛,耀漳获得第三名。第一次参赛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也让他有信心站上更高的舞台。

时时刻刻拼命练琴  
获得国际比赛二等奖

参加第十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也是耀漳自己提出来的。这项比赛素有“世界规模最大、最高水平的综合类青少年音乐竞赛”之称,创办于1992年,记得有一年举办地在厦门,系里组织全体教师到现场去观摩,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也能登台参赛。虽然心里觉得希望很渺茫,但我想不论成绩高低,至少对孩子来说是一次历练。

原定于2019年年底举办的中国赛区选拔赛,延期至2020年4月30日,但4月初我们才接到通知,来不及准备,耀漳和我商量后决定放弃。他不甘心,在网上查到另一个参赛渠道——将演奏视频寄到俄罗斯参加海外选拔,但是标准更高,对参赛曲目也有严格规定,视频录制需要几个作品一气呵成,对演奏者的意志和精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那段日子耀漳比平常更努力,在琴房、教室,在宿舍、家中,他都在捧着小提琴拼命地练。为了追求完美,他经常

## 讲述

### 天津高中生获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小提琴银奖 有天赋的孩子往往更努力

口述 李轩 采写 徐雪霏

今年年初,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的第十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中,天津音乐学院附中的王耀漳同学获得小提琴银奖。这是天津音乐学院管弦乐学生参加世界最高水平音乐竞赛的最好成绩。成绩背后往往凝结着心血与汗水,通过王耀漳妈妈李轩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的励志故事,一步步突破极限,终于在舞台上绽放了音乐梦想。

家长的态度  
比孩子的勤奋更重要

耀漳获奖那天,我激动得一夜没睡,脑子里就像放电影,把他这14年学音乐的点点滴滴都想了一遍。我必须承认,耀漳是个有音乐天赋并且刻苦努力的好孩子,这是学音乐所具备的基本条件,但他更幸运的是,一路走来遇到了太多愿意帮助他的人。

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一名钢琴教师,看着一批又一批怀揣音乐梦想的孩子从我这儿离开,我深知音乐这条路入门容易,但坚持走下去很难。耀漳出生时我就说,这孩子将来要是喜欢音乐,就当个爱好就好,是否

专业都无所谓。

我第一次发现耀漳有音乐天赋,是在他两岁零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我父亲兴奋地跟我说:“小米(王耀漳乳名)用钢琴弹了段旋律,听着耳熟,就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曲子了。”我心想父亲太夸张了,那么小的孩子,又没学过钢琴,怎么可能弹出曲子,也就是随手弹出几个音符而已。我把耀漳抱过来,问他刚才弹了什么,孩子磕磕绊绊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我们……吃饭时……弹琴。”我想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有一次,幼儿园举办开放日活动,临近午饭,老师用电子琴弹了一首《彩云追月》,父亲说小米弹的就是这首曲子,我才恍然大悟。

耀漳4岁时,我把他带到学校,正赶上有古筝考试,他指着一个大哥哥说:“他的音不准。”我特别惊讶,心想是该让他接触音乐了。起初我教耀漳弹钢琴,他很喜欢,但进步很慢,因为他把跟我学钢琴当成了和妈妈一起玩游戏,没有上课的概念,怎么教自己的孩子让我犯了难。

我带耀漳去看望我的老师,她的爱人刘自力老师是天津音乐学院有名的小提琴教授,跟我说:“让孩子跟我学小提琴吧。”小提琴的难度等级非常高,我有点犹豫。刘老师劝我说:“走,买琴去!”为了辅导耀漳,我



也买了一把琴,跟他一起学,可刚学到双音我就拉不响了,只好放弃。

虽说我和音乐打了半辈子交道,但隔行如隔山,对小提琴真是一窍不通。每节课我都把刘老师讲的要点记下来,回去督促耀漳好好练。刘老师是出了名的严厉,不仅对学生很严格,对家长的要求更高。每次耀漳出现问题,刘老师都会批评我没有认真辅导孩子。上课时我比耀漳还紧张,生怕出差错,就好像回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理解刘老师的良苦用心,学音乐初期很枯燥,这个阶段家长的坚持往往比孩子的勤奋更重要。在刘老师的指导下,耀漳进步很快,7岁时就可以拉中型曲目了,但即使这样,有一段时间他也坚持不下去了。